



郎君爷塑像。

第三回 无语祭盐宗，凤翰悲灶户

海洋赐予人们的，还有一件珍贵的宝贝：食盐。

青岛，自古是海盐的主产地，在胶东“煮海为盐”，起于上古，战国时赵国史书《世本》记载，炎帝（一说神农氏）时的诸侯凤沙在胶东一带首创用海水煮制海盐，即“凤沙煮盐”。

凤沙发现盐是偶然的，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传说：相传炎帝时期，在胶州湾北部莲花岛，即现在的红岛，住着一个原始部落，部落首领名叫凤沙氏。一日，凤沙氏在海边煮鱼吃，他和往常一样提着陶罐从海里打来半罐水，刚放在火上煮，突然一头野猪从眼前飞奔而过，凤沙拔腿就追，等他扛着猎物回来，罐里的水已经熬干了，罐底留下了一层白白的细末。他用手沾了一点放到嘴里品尝，竟然发现味道又咸又鲜。于是凤沙氏用它蘸着烤熟的肉吃起来，味道很鲜美。那白白的细末便是从海水中熬出来的盐。人类从此开始了海盐的生产。这也被史学家视为中国海盐业的开端，2011年，青岛将“盐宗凤沙氏煮海成盐传说”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凤沙也被写入了《中国盐政史》：“世界盐业莫先于中国，中国盐业发源最古在昔神农时代凤沙初作煮海为盐，号称‘盐宗’。”

有趣的是，自清代以来青岛盐民中开始形成自发祭盐宗之俗：每年春季往盐田中放海水以前，盐民们带上香纸来到盐田旁，在肃穆的

气氛中默默地焚纸烧香祭盐宗。盐民们既盼望雨少日照充足方便晒盐，又希望风调雨顺庄稼收成好，在矛盾心理的作用下，只好不再念说传统祭盐宗语。

在胶州湾北部阴岛北岸平缓的海滩上，经过若干年的潮起潮落，风吹日晒，自然形成了一层白色的盐花，人们用木板刮起来收集到一起，经过加工，用于食用、交租、交换商品，这种取盐方式是“刮碱取盐”。相传在汉代，山东半岛南部胶州湾内天气大旱，人们在掘井取水浇田时，发现井水比海水咸了许多，放在锅里煮，果然比海水取盐还多几倍，先民从此开始了掘井取水煮盐。作为渔盐古镇，红岛曾多次挖出成片的古代盐井，人们至今仍保留着古法取盐和造船的技艺。

也是在汉代，胶州湾一带就设有“盐官”。随着历史的推进，到了唐宋金时期，青岛沿海，数十处盐场滩整齐排列，向百姓们输送丰富的餐桌滋味。到了明代，山东都转运盐使司下辖胶莱、滨乐两个分司，分司下设若干盐场。《明史·食货志》记载：“山东所辖分司二，曰胶莱，曰滨乐；批验所一，曰沂口；盐场十九，各盐课司一。”其中胶莱分司治所设在胶州城西关，下辖石河盐场、信阳盐场、行村盐场等七大盐场。

自清康熙朝将行村盐场划归石河盐场后，石河盐场的滩地横跨四州县，成为山东著名大盐场。

据《胶澳志》的盐业篇记载，上世纪

初，“胶澳盐滩日形发达，阴岛（即现在的红岛）周围已有斗子90余副，产盐六七十万担，多远销朝鲜、中国香港、海参崴”。

然而，食盐也带给灶户们悲伤的记忆。

明清盐法规定，盐场灶户完成规定的盐产量后，由官方发给工本米钞。入灶籍，不得更改。可是，生活的艰辛带给灶户巨大的压力，因为不能完成规定产量，他们常常不得不逃亡。

胶州画家高凤翰在掌管盐务时，亲眼目睹了盐民生活的艰辛，不禁诗从愁来：“卤淹赤脚红鳞斑，灶下蓬头炊湿烟。饥肠霍霍日向午，尚待城中换米钱。得盐尽入豪贾手，终年空作牛马走……就中老妇尤堪伤，长号向我泪满眶。白头半世作亭户，今年不幸阿公亡……几回欲去恋乡井，儿女柔肠空鸣咽。天网万里叫不开，直须抱石投东溟。我闻此语首频搔，口衔石阙心切切。”诗篇既写出了盐民们生活的苦难，表达了高凤翰对盐民的悲悯情怀，又反映出了官商对盐民的剥削之残酷。于是，他开始整饬盐务，下解盐民受盘剥之苦，上利国家社稷。

在红岛的盐场曾流行过这样的歌谣：“盐场猴，盐场猴，大黄饼子瓜芥头。”在盐场干活的人，身上都会结一些白花花的盐渣，所以被人称作“猴”，当时主食都是大黄饼子，瓜芥头则是腌成咸菜的萝卜头。这也是当时盐民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

凤沙氏煮海取盐图。



阴岛盐田(1908年) 图片摘自《青岛旧影》



盐场的人工作业(资料图片)



韩家民俗村墙壁上绘制的古代煮盐图。

第四回 伯箫逛盐田，永裕出“盐案”

悠闲地漫步于盐田，吴伯箫感慨万千，不仅引经据典，还道出了自己的疑问和感想。

在《阴岛的渔盐》中，吴伯箫说：“早饭后，看盐田……盐，说来话长，古时候，‘太公望至国修政因其俗，简其教，通工商之业，便鱼盐之利，而人民都归齐。’管仲相齐，官山海，计口授食，伐菹薪，煮水为盐。征而集之，十日始征，至于正月，成盐三万六千钟。《宋史·食货志》载：‘垦地为畦，引池水沃之，谓之移盐，水耗则盐成。’这些怕都是我国盐法的嚆矢罢。现在造盐，总不出‘晒干池，其行颖，熬于盘，其形散’。那些方法。阴岛底是‘开滩晒盐’，听说是1908年有萧廷蕃者由金口学来的。”由此可见，吴伯箫阅读查阅了大量的资料，并向盐民请教了具体的晒盐方法：“盐滩要论斗子。斗子论副。大概一副斗子是四四一十六个方，方同种稻秧的水田一样，不过更整齐更平。晒盐时，是先趁涨潮时将海水引入斗子周围的深渠，然后将深渠里的海水，用水车车入斗子的第一排四个方里边，叫太阳去晒……海水愈晒愈少，愈晒愈浓，水愈咸，盐的成分愈多，到第四排方里边咸水就超过饱和，

结晶了。将结晶捞出那就是盐。如此循环不已，盐就愈出愈多。海水是取之不尽的，所以盐也就用之不竭。”

吴伯箫看盐田，正当雨后，只看见用草苫盖着像山丘样的盐滩，没能目睹晒盐的全过程，“不过见了那一眼望不到边的井田似的盐滩，同散布着不下千万堆的盐晶，也够叹观止了。唉，拿不花钱的日光，晒不花钱的海水，盐，成本算不得很大，制造也不算顶难，为什么曾有过盐滩的乱子，内地僻壤，食盐要比油还贵呢？奥妙也许有，可是草木之人谁会懂。”

正如吴伯箫所说，晒盐成本低，利润高，所以在他来到青岛之前，还曾在青岛发生过一件案子：

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中国收回青岛后，青岛盐务部门将国家“胶澳盐场”标售给扬州帮商人丁敬臣等人，很快，他们成立永裕盐业公司。这一举动直接损害了大量盐民的利益，他们自发成立“胶澳民户盐田联合会”，包围盐务公署要求撤标，并捣毁永裕公司，打伤了丁敬臣。

隋石卿代表青岛总商会资助盐民，并帮助他们诉讼，这些行为被一些人看

成是与丁敬臣作对抢生意，于是就有消息称，因为丁敬臣中标，隋石卿没有捞到好处，所以才“鼓动”盐民暴动闹事。虽然商人之间的行为都有利益作祟，但在青岛总商会发给“洛阳吴巡阅使”（即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）的函电（1924年1月21日）中，解释了事情的经过：“青岛盐民之暴动纯由隋石卿鼓动而起等语”是诬蔑，因为风潮发生时隋会长正在北京，因为盐潮关系到当地盐户数万人生命财产，商会也曾劝阻他们，但是事件双方争执不下。商会查证，散布隋石卿鼓动谣言的是“济南省议会议员孙毓培发出”的，他“本非盐户，乃慎泰股东，慎泰即永裕公司重要股东，与丁敬臣均有关”。

此事，也说明了当时盐业的重要性。

如今，青岛作为海盐生产的重要地区，仍有东风盐场坚守着先辈留下的技艺和智慧结晶，并延续着老青岛的独特味道。

渔盐文化，在青岛的海洋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，它关系民生，记录了先民传承的沧桑历程，作为后人，我们当不忘来时路，铭记梦归处……